



氏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
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戒

出晁氏客語

一圍之木而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

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出談業

未得獸者惟恐創少已得惟恐創多

出淮南子

今古鈞玄十八卷



二十二事



今古鈞玄十九卷



瑯琊諸茂御輯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
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
名士風流殷不如韓故作誄曰荆門晝掩閒

庭晏然

出世說新語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
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廐之敗沙門曇永

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
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
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
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主何在而尚留此追
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甚相

類

賈似道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
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

師得之與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
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
漁翁得之與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
夫農夫得之與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

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出西湖
游覽志

錢思公好讀書雖廁上亦閱小詞宋公庠每走
廁必挾書以往以為二公之篤學如此夫廁

非讀書之所而如廁豈讀書之時乎顏之推
讀書未嘗不肅敬狄仁傑黃卷中與聖賢對
而不服偶俗吏語此善讀書者也出歐陽公
歸田錄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
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早起也出劉
向談
叢

金王與可詠西瓜詩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

斜捲隴頭雲

出蜀都
漫抄

漢高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
言其尤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
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
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
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
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
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納繩則
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

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渥璆
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
馬山林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
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
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
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無礙又女子有
邪心則膽張心動出古奇器錄
生人髮掛菓樹鳥鳥不敢食其實井口邊草主

小兒夜啼着母卧蓆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療
天行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蟬腹下有

毛殺人出酉陽雜俎

不耐煩三字出宋書庾仲文傳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俗

語不潔為塵糟出漢書霍去病傳有疾謂不快出華佗傳

宣和中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
幻其術與常人異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
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幹十已截去七八驚

詰之劉所為也將杖之劉咲曰官無憂今十一月矣少頃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極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伎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萼晶熒品色迥絕荼蘼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蕪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彩粲絢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

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歎其神術厚賜而遣

出夷
堅志

松江進士張黼未第時常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名在十六是科殿試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

出震澤
長語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

有投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
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揚
為廢法近王守復舉行之令於書里以多為
貴故民田不及畝者皆以充數而清波穹石
皆有稅矣流毒未可量也當時無復敢以此
詩投之者特寬猛之間耳出近峰
冢宰陸公完為御史時夢居太武山未喻也後
謫戍泉州山在焉竟卒于戍臨終自書其旒

曰太武山人陸公之樞事自前定如此

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

即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出東臯

雜錄 程史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

對三才天地人又云三光日月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陁雲卷兮霞纓
乘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
獨立兮忠貞無異離騷寒山子唐人世傳以

為仙亦豈楚狂沮溺之流歟

出存餘堂詩話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過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箇弓樣鞋兒夜間伴你

出答曝偶談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

十三 出清夜錄

鎮江楊邃菴少師九歲入佛寺嬉游有兵官會飲于寺公不為避兵官問曰童子能作對乎應曰能遂命題云三尊古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對曰一介寒儒攀鳳攀龍攀桂子兵官說曰此神童也有司何不薦之令二軍卒送府卒於途中問曰何事送府公告以故卒曰出何對公曰三尊古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卒

曰官人以何為對公曰一隊小軍偷狗偷雞偷覓菜其敏捷如此後果登相

陳軫言楚人有兩妻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者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今為我妻則欲其罵人

國策

出戰

元時淮人趙氏富而好文嘗以詩賦私試士亦有狀元進士等第試畢設燕各贈金銀酒器有差其家有明月樓以金壺及杯盤餉趙子昂求書春聯子昂題曰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當時以為絕唱夫趙氏以貨利誘士而士皆樂就其試又私為等第而官不之禁元氏政令之弛士習之卑亦可見矣

出濯纓亭筆記

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
士鏗詩曰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
離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
祠堂嚴劍佩人間刀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
州表左袒何人復為劉出升菴詩話

王允不欲蔡邕成漢書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然今之漢書雖非邕筆而王允竟何
如也人亦何苦用是心哉出龍江夢餘錄

有客自零陵來稱戎豈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
陽于公遽命召之戎不敢違逾月而至今其
歌乃使君之作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
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
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建功立業為異代之
所稱乃至奪人姬妾耶厚以繒帛遣之出范攄雲

漢友議

艾子好為詩一日行齊魏間逆旅夜聞隣房人

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
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思凌
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
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
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
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
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頃
臆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咲言君誤矣

昨日偶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汚其手
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手非詩也艾

子有慚色

出東坡艾子雜言

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孫

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出吳錄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嘗嗜酒侮謔
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崔因醉作俠士詩
曰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

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傳
播人口人多設酒饌待之一夕有非常人裝
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于外入門問
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
客曰有一讐言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自
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義氣可

假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
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悉如數與之
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
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踪跡
張慮以囊首彰露謀諸家人欲埋之開囊出
之乃豕首耳因悟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
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爾後豪俠之氣喪

出桂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撫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
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聞
者莫不大咲出葆光錄

石中立叅政滑稽有上官泌即中勸以慎口對

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出該聞錄

謝玄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
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

得四十九枚

出晉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
妣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
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揜之雖先
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
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
於禹蹟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
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於園壁間
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

歡情薄一懷愁緒幾番離索錯錯春如舊
人空瘦淚痕紅絕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
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是歲紹興乙亥也
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
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
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入嵇山土猶吊遺踪
一惘然又云城上斜陽画角哀沈園無復舊
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鷺鳴照影來蓋

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戌歲
復有詩云叙禹蹟寺南有沈氏園四十年前
嘗題小闕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矣
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鬢
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
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
想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
歲暮夜夢游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

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
在綠照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
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

間塵

出周公瑾
齊東野語

張融為中書郎告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
臣陸處無屋舟居水^無後問其從兄緒緒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

笑

出齊
史

辟書覆執裂史黏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

穿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

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出獻
醜集

王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

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聲曰願

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出聞
見錄

元太祖尊禮丘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
語弟子可掘坎以待及入太祖賜鴆酒一盃

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浸坎中得生頂髮盡
禿明日又為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
長春以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
隆後欲妻以公主固辭遂自腐以告絕其日
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閻九為會甚盛

公譚纂

蟻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蜂蟻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礪石而死蟻食而不

饑魚食已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必推也

出淮南子

黃昌初為書佐其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為人妻
後昌為蜀郡守其妻因給事至府中昌以其
不類蜀人問之妻曰妾本會稽書佐黃昌妻
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
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還為夫妻

出白

氏六帖

符融善治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舍是夕妻為

賊殺妻兄疑豐聞于郡融引問曰汝初行不
有恠夢及卜占否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自
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濕筮者曰憂
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歸妻具沐夜授豐枕
豐憶筮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
為水離為馬自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
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馬左有水
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乎廉昌至乃具服與

妻通期新沐枕者為驗誤中婦人遂殺昌而

出豐出風俗
通義

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
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傳聞於宋君召問其
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出
呂

氏春
秋

許敬宗孫彥伯昂之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
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

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出孔氏
六帖

賈島久不第為病蟬詩以刺公卿曰病蟬飛不
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
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烏鳥俱懷害
爾情裴度初立第於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
榭島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
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島
初為浮屠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

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

反俗出全唐
詩話

洞庭道士周隱遙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
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
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甚臭穢虫壤惟
五臟不變遂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起坐弟
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鬚而直
如獸鬣焉十六年又死更七年復生如是三

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矣貌似三十許人
隋煬帝召至東都尋還郡貞觀中召至長安
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
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
於神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
山從之後不知所終

出姑蘇志

太祖高皇帝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
見徽州有姓朱為典史者問其果文公後乎

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
祖朱子而我天子乃祖之乎竟却衆議視唐
世祖塑老君像於祖廟者蓋天壤矣今之崛
起微賤者每每冒襲於富貴之族誠可愧死

出續綴錄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如云風雲之所攄江
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巖人
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

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出丹鉛續錄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泰山
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罔為太上皇號
兄林為征東將軍恭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
誑動百姓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將斬
于馬市有一人謂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
父兄何有始荅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
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

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
自不革始荅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迄今豈
有不滅之國哉行刑者以刀環其口始曰朕
今為爾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
而咲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誑語何可不
殺出十六國春秋

解學士胡祭酒契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
胡不由科目譏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

可耳胡咲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者盛時公
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出立齋錄

諸葛瑾與豫州別駕云小兒能談卿可與語別

加罵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

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別駕云豈惟四凶亦

有丹朱出世說

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

木焉出春秋左傳

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時人為之語曰帶牛佩犢出事文類聚

臨安錢宰元末老儒也國初召至史館與諸

儒纂修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

鼓鼗鼗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

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

華宴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朕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寧等慚悚謝罪未幾皆

遣還

出餘冬稿

西京一僧院後有竹林僧開軒對之極蕭灑士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牒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携牒以歸數月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牒還題曰竹軒

予觀士大夫所立扁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

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

出却掃編

李退夫為事矯恠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污穢云云不絕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每館閣談話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出湘山野錄

松江錢學士溥嘗教諸小閣後巨墻懷恩有寵

於成化間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
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留以轉奉懷乃置酒宴
溥以前金為壽因跪進曰與師父置一酒器
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出客

座新
聞

柳如京與潘閻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
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以俟之時
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洎

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扁鐫甚秘柳怒將笞
驛吏吏曰此非敢斬舊傳舍者多不自安無
人居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
膽氣可以禦夷夏縱有凶恠因而屏之於是
啓門掃除處中坐閭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
暗室何詒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者乎乃謂
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餞別此室虛
寂公請尊重柳諾之閨出密謂驛吏曰柳吾

之故人也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之無致訝也閻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執巨箠踰外垣直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澄霽洞鑿毛髮柳欵衣露坐閻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惶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憇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閻遂數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

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宥之誠有後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閻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吾便是潘閻也柳知其所為不勝慚沮再三邀閻下屋閻曰公性躁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為之絕倒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

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縉邊答曰嫂溺叔

援權也出聞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

前題詩云方丈門前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

排老僧脚步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出高僧傳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

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松樹清泉山中

不乏出世說新語

坎井無鼃罌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積德無細積

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出劉向談叢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

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郎快

活時今曲名所謂快活三郎者蓋指明皇也

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玳玩自隨

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
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
皇愧且咲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
貓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
予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
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嫉視正人
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以權要而使天

子孤立非吠主乎

出崔林
玉露

宋祭酒訥剛嚴

高帝殊眷常思見之不欲數

召勞煩命画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
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

之收訥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

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又問何以有怒色
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踏而碎茶甌臣不
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

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咲而慰之更賜以茶

出野記

有對聯云鋤麀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人曾為僧人弗可以為佛棗棘為薪斬斷劈開成四束閭門造屋裛多益寡作雙間人皆以為奇近吳中有一對云王大夫兄弟打墻一

土蔽三人之體蓋以一土為王字大夫二字為三人也久無對者一日潘先生舉似金元賓元賓應聲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番水灌兩牛之頭聞者莫不誇其敏確

趙師異尹臨安有點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我来也嚴捕久不獲一日捕一賊至云即是我来也鞠問不承且無贖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為盜却非是我来也今

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疎刑具有白金數千在某處可收卒試往果得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在某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如言而往又得之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汝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汝設負汝而不來則所遺足以為失因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

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忽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棰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鞫勘之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一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是夜賊盜張府之物為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出田汝成西
湖游覽志餘

法正嘗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尚臣
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
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
欲吏使之正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守
遂不敢言

出蜀志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
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

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
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
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
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不遜
如此

出朝野僉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詣僧舍者酒酣誦前
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
聞而咲貴人問師何咲僧曰尊官得半日閒

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宴集一

日掃除也

出竹坡老人詩話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
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為宋家迂
濶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
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如夷
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

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
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
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
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
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
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
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

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于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良由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出孤樹 褒談

公子年身居江湖心游魏闕鄭子真耕於岩谷

名動京師出龍城錄

都御史韓雍提督兩廣時取道蠻境視其勇健賞賚甚厚父老相感激指日以誓死報且請授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即來衆應曰諾乞以花書為信公至廣寇甚迫援兵未至謂太監搃兵調某蠻檄往不至公佯怒命使以臂花書往調之蠻因一見懼躍統衆而赴一戰克捷軍中稱公為神明焉出聞畧

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

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
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
間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出古今
詩話

一慕不足以見智一絃不足以見悲遺腹之子不
思父無愛心也

出淮
南子

今古鉤玄十九卷

計六十九事

程